

聯經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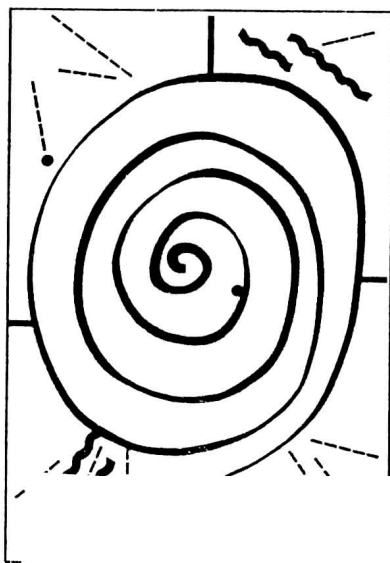
通靈者之夢



伊曼努埃爾·康德 著·李明輝 譯

通靈者之夢

康德著・李明輝譯



聯經經典

聯經經典
通靈者之夢

78.11.1055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著 者 Immanuel Kant
譯 者 李 明 輝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 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180-8

・ 11027 ・

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äutert durch Träume der Metaphysik

Immanuel Kant

本書依據普魯士王室學術院所編的《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譯出。

作者簡介

伊曼努埃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生於東普魯士底科尼希貝爾格(Königsberg)，1804年逝世於該城。他於1740年就讀科尼希貝爾格大學，1746年至1755年迫於生計而中止學業，擔任家庭教師。1755年他在柯尼希貝爾格大學完成學業後，留校任教，直到1797年因年老力衰，始停止授課。在哲學方面，他繼承啟蒙哲學底傳統，綜合歐陸理性論及英國經驗論，形成批判哲學，開啓從菲希特到黑格爾的德國理念論；就其原創力及影響力而言，洵為近代西方哲學家之第一人。其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等。

譯者簡介

李明輝，民國42年生於臺北市。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其後取得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民國71年獲得西德「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獎學金，赴西德波昂(Bonn)大學進修，民國75年取得該校哲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曾在臺灣大學哲學系擔任客座副教授，現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專任副教授。其專長為康德哲學、儒家哲學及倫理學。主要著作為《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譯作有包姆嘉特納底《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其他論著及譯作散見各期刊。

凡例

- 一、在德文本中為強調而疏排者，中譯本以方體字排出。
- 二、譯者所加的註釋一概冠以「譯者註」或「譯者按」，否則即為康德之原註。
- 三、邊頁上所附的號碼代表普魯士王室學術院版《康德全集》之頁碼。
- 四、「人名索引」及「概念索引」均依據中譯本之頁碼而編。
- 五、譯者之補充概以〔 〕表示之。
- 六、為求譯文之嚴謹起見，譯者依1910及20年代之習慣，將「的」字用作形容詞詞尾，而以「底」字作為所有格語助詞，以「地」字作為副詞詞尾；有時亦用「之」字作為所有格語助詞，義同「底」字。但所有格代名詞（如「你的」、「我的」）用「的」字，而不用「底」字。

康德的《通靈者之夢》在其早期 哲學發展中的意義與地位

李明輝

一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底《以形上學之夢來闡釋的通靈者之夢》（*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äutert durch Träume der Metaphysik*，以下簡稱《通靈者之夢》）一書是部即興之作，其撰寫係由瑞典通靈者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底神秘事蹟所直接促成。史威登堡原是知名的科學家及自然學家，曾發展出一套自然哲學。晚年他在經歷一場個人的宗教危機之後，逐漸走上神秘主義底道路。他自稱擁有一種特殊稟賦，能與靈界交通，並且傳出許多神秘事蹟。他寫了不少書來描述他在靈界中的所見所聞，其中最重要的是八冊的巨帙《天上的奧秘》（*Arcana coelestia*, London, 1749-56）。在十八、十九世紀，他的信徒遍及瑞典、英國、德國、波蘭、瑞士及北美。

康德在一封於1763年8月10日寫給克諾布洛赫小姐（Charlotte

(4) • 通靈者之夢

von Knobloch) 的信^① 中，詳細敘述了他對史威登堡及其神秘事蹟發生興趣的經過。根據這封信中所述，康德當時對史威登堡底一些神秘事蹟已有耳聞。他在信中轉述了其中兩則^②。後來他在《通靈者之夢》中又重述了這兩則故事^③。史威登堡本人是有身分地位的人物，非一般江湖術士之流。康德在這封信中也提到：他的一位英國朋友在親自拜訪過史威登堡之後，認為史氏是「一個有理性、討人喜歡且坦誠的人」^④。這樣一個人物底現身說法，似乎不能等閒視之。眾所周知，康德底形上學是以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吳爾夫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一系底理性主義形上學為出發點，由於受到英國經驗主義底刺激，逐漸走出自己的道路。1755年康德在科尼希貝爾格 (Königsberg) 大學開始授課時，已對理性主義形上學底基礎有所懷疑，而苦思解決之道。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史威登堡底事蹟對當時的康德可能產生多大的吸引力。因為作為傳統特殊形上學之一的理性心理學旨在探討心靈 (或靈魂) 底本質及特性；如果史威登堡真有他所宣稱的特異稟賦，那麼，在傳統理性心理學中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 (尤

①此信見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 Bd. 10, S. 43-48。至於康德寫此函的年代，其考證見Bd. 13, S. 20f.。

②同上, Bd. 10, S. 45-47。

③見“*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äutert durch Träume der Metaphysik*,” KGS, Bd. 2, S. 355f.

④KGS, Bd. 10, S. 45.

其是靈魂不死底問題)豈非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

由這封信還可知道:康德曾拜託另一個英國商人帶了一封信給史威登堡,向他提出一些問題。史威登堡並未回信,但託人轉告康德說:他將在即將出版的下一部書中逐項答覆康德在信中所提出的問題^⑤。康德便花了七英鎊(對當時收入不豐的康德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款項),買了一部《天上的奧秘》。但在讀過之後,他卻深覺受騙,於是便寫了這部《通靈者之夢》。此書係於1766年匿名出版,但其撰寫時間應在1765年^⑥。在此書底前言中,康德詼諧地說明他寫此書的緣由:

他〔按:指康德自己〕帶著某種恥辱而承認:他如此天真地探究若干上述那類故事底真實性。他發現——像通常在我們毋須尋找之處一樣——他無所發現。而這點本身固然已是個充分理由去寫一本書;但還得加上那個曾多次逼使謙遜的作者寫書的因素,即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之熱烈要求。此外,他已買了一部大書,而且更糟的是,還讀了它;而這分辛勞不當虛擲。於是現在便產生了這篇論文;而我們可自誇地說:它會依問題底性質完全滿足讀者,因為他將不了解最主要的部分,不相信另一部分,但嘲笑其餘部分。^⑦

二

⑤同上。

⑥參閱KGS, Bd. 2, S. 500f.

⑦“Träume,” S. 318.

(6) • 通靈者之夢

在康德底全部著作中，《通靈者之夢》一書底風格是獨一無二的。從書名中，我們已可看出強烈的諷刺意味：他將形上學家與通靈者相提並論。其筆調亦莊亦諧，類乎遊戲之作。讀者有時難免弄不清楚：那些話是正經的論述？那些話是幽默的諷刺？當時連對康德相知甚深的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都對此書底風格感到困惑。他在評論此書時寫道：「用以撰寫這本小書的玩笑式的隱微涵義有時使讀者懷疑：康德先生是否要使形上學顯得可笑或使通靈顯得可信？^⑧」然而，只要我們將此書擺在康德當時的哲學發展底背景中，便不難看出在其詼諧的筆調背後實有一項嚴肅的目的，即批判傳統的獨斷形上學（特別是理性心理學）。史威登堡底事蹟不過為這項批判提供了一個機緣而已。

如上所述，康德在50年代中葉已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形上學有所不滿；這證之於他在1755年所發表的論文〈形上學知識底基本原則之新釋〉（“**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從60年代起，由於英國經驗主義（尤其是休謨）底影響，他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取得了一個新的視野。在1762、1763年之間，他共寫了四篇論文，在〈三段論式底四格之錯誤的煩瑣辨析〉（“**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一文中，他說明邏輯在哲學探討中的效用之有限性，藉此批評傳統形上學過分倚重邏輯的錯誤。在〈上帝存在底證明之唯一可能的論據〉（“**Der einzig**

⑧ *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IV, 2. St. (1767), S. 281.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一文中，他對傳統神學中證明上帝存在的三種論證——存有論的、宇宙論的和自然神學的論證——都作了批判。在〈關於自然神學與道德學底原理之明晰性的探討〉（“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一文中，他說明數學知識與哲學知識（尤其是形上學知識）底本質差異，並且強調：形上學知識不能只建立在概念底分析上。在〈將負量底概念導入哲學中的嘗試〉（“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ße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一文中，他區別邏輯的對立與真實的對立，並且指出：我們無法靠邏輯去說明真實的對立，因為真實的對立涉及因果關係。

在這四篇論文中共同隱含一項經驗主義原則：單由概念底分析，憑邏輯法則，我們無法對實在界形成任何知識；這種知識只能建立在經驗上。這項原則預設思想界與存在界之嚴格區分。在康德看來，傳統形上學之所以爭論不休、毫無成果，便是由於在有意無意間混淆了思想界與存在界，誤把邏輯關係當作因果關係，把邏輯根據當作真實根據。特別是對於像上帝存在、靈魂不死這類的問題，由於缺乏直接經驗，過去的形上學家更是大逞其概念思辨之能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如果史威登堡所言不虛，這就表示：我們人類（至少其中一部分）對靈界及其中的存有者可以有直接的經驗。這樣一來，理性心理學便可以建立在經驗底基礎上，形上學底發展也必然大為改觀。我們無法確知：康德原先是否多少相信有關史威登堡的傳言，且基於這個緣故去蒐集其消息和著作？還是他根本就不相信這

(8) • 通靈者之夢

類傳言，只是想藉這個例子來凸顯傳統形上學之謬悠無據？但無論如何，在康德接受了上述的經驗主義原則後，他便不能不正視人類直接與靈界交通的可能性（不論他是否承認這種可能性）。

因此，《通靈者之夢》在結構上分為兩部：第一部稱為「獨斷的」，第二部稱為「歷史的」。「歷史的」其實即意謂「經驗的」。第一部是順著傳統的獨斷形上學之思路去證明靈界底存在及靈魂之不死，結果顯示出這種證明之無據。第二部則依據史威登堡底證言去重構靈界底圖像，結果顯示出這種圖像之荒誕。以下筆者就分別概述這兩部底要旨。

三

如上所述，傳統形上學底論斷主要係建立在依邏輯法則所作的概念分析上，本來無法超出思想界而涉及存在界。但傳統的理性心理學卻對靈界底存在與性質有所論斷，這如何可能呢？唯一的辦法是利用概念底混淆形成詭辯。因此，康德一開始就指出：「高等學府中有條理的廢話往往只是一種默許，以可變的字義來規避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在學院中難得聽到『我不知道』這句方便且多半合理的話。」^⑨ 為了揭穿這種意義上的混淆，他著手分析一般人（包括哲學家）在使用「神靈」（Geist）一詞時所賦予的內涵。他說：

^⑨“Träume,” S. 319.

我不知道是否有神靈；甚至我更未嘗知道神靈一詞意謂什麼。然而，既然我自己常使用它，或者聽到別人使用它，那麼此詞必然意謂某個東西，而不論這個東西是個幻影還是真實之物。為了揭開這種隱藏的意義，我將我不甚了解的概念置於一切應用底場合中；並且藉著注意它與什麼相合以及與什麼牴牾，我希望展現其隱含的意義。^⑩

德文中的Geist一詞，除了「神靈」義之外，也意謂「精神」，因而具有歧義性。如果就其「精神」義而言，認識這樣的東西似乎不需要特殊的稟賦。因為依照一些哲學家底看法，「精神」是在人底內部擁有理性的部分，亦即賦予人以生命的部分^⑪。但即使按照這個似乎最淺顯的意義來說，「精神」底概念仍然不易理解。我們通常只能對比於物質底特性來說明「精神」一詞底涵義，譬如說：它不填塞空間、可穿透、不可分、不受碰撞法則底支配等等^⑫。但縱使我們承認這個概念底邏輯可能性，我們仍無法肯定其真實可能性。因為一個概念只要不包含邏輯的矛盾，就具有邏輯的可能性。但要肯定其真實可能性，還得對其對象底真實力量有所認識；而依照上述的經驗主義法則，這種知識只能求諸經驗。偏偏我們無法憑經驗表象認識精神這種非物質性存有者底活動和力量。縱使就它和物質（如人底軀體）間的關係而言，由於它不受碰撞法則底支配，它的活動和力量如何影響物質，亦非我們的經驗所能把握。這些問題實已

^⑩“Träume,” S. 320.

^⑪“Träume,” S. 319.

^⑫“Träume,” S. 320f.

超出人類知識底限度。在這個限度之外，人類理性可盡情馳騁其思辨能力，但決無法對這些問題提出決定性的答案。因此，康德說：「我們可假定非物質性存有者之可能性，而不虞遭到否定——儘管也無法期望以理性底根據證明這種可能性。」^⑬

由於「精神」概念底這種思辨性質，它不虞遭到經驗底否定，因此一切祕密哲學在此均可自圓其說。但如果精神真的具有祕密哲學家所描述的那些特性，何以只有少數人能認識這些特性呢？面對這項質疑，這些哲學家仍可假定：對於精神，我們雖無直接的經驗，但可透過一種圖像化的表象間接認識它。康德替這些哲學家設想這種表象方式：

……這類現象必然不是普通而尋常之物，而是只發生在某些人身上——他們的器官有一種異常大的敏感性，能藉和諧的運動依心靈底內在狀態強化幻想底圖像，使之超過通常在正常人身上所發生而且也應當發生者。這類不凡的人在某些時刻會被若干好像在他們之外的對象之出現所糾纏，而他們會認為這是精神性存有者底存在；這種存有者底存在影響他們的肉體感覺——儘管在此只產生想像底幻覺。但此種幻覺底原因卻是一種真正的精神感應；這種感應無法直接被感覺到，而是僅透過幻象底相近圖像（它們具有感覺底外貌）呈顯於意識。^⑭

這類現象似乎即是靈異故事中通常所謂的「神靈」。Geist一詞至此便在無形中轉換了其涵義。

^⑬“Träume,” S. 323.

^⑭“Träume,” S. 339f.

然而，除了「精神」概念底這種歧義性之外，祕密哲學還有一項更嚴重的弱點：既然其學說只建立在少數人底特異稟賦之上，則它缺乏一切哲學理論所要求的普遍性。對於這點，康德說：

亞里斯多德在某處說：當我們清醒時，我們有個共通的世界；但是當我們作夢時，每個人有他自己的世界。在我看來，我們或許可倒轉後面一句而說：當不同的人之中每個人有其自己的世界時，我們可推想他們在作夢。

在這段話中康德所引的應當是海拉克萊托斯（Herakleitos）底話^⑮，他誤記為亞里斯多德底話。但無論如何，假使一個世界（不管我們稱之為精神世界還是靈界）只能為少數人所認識，其真實性便很可懷疑；對於有關這個世界的種種敘述，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去分辨：它們究竟是真理還是幻覺？因此，我們大可把史威登堡這類的通靈者視為「感覺底夢幻者」，以之與「理性底夢幻者」（獨斷的形上學家）相對比^⑰。這兩種夢幻者之間有一項類似之處：形上學家可憑理性認識他人無法認識的對象，通靈者則可感覺到常人無法感覺的事物。依此觀點，康德對所謂「通靈」底現象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

由教育得來的概念，或甚至在其他情況下混進來的種種幻覺

⑮“Träume,” S. 342.

⑯H. Diels/W. Kranz (Hgg.),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1974), Bd. 1, S. 171, Fragment 89.

⑰參閱“Träume,” S. 342.

將在此發生作用，使迷惑與真理相混淆，而且雖然有一種實際的精神性感覺作為根據，但這種感覺已被變成感性事物底影像。但我們也會承認：在此生中以這種方式將精神世界底印象開展成清楚的直觀的那種特質在此很難派得上用場；因為精神性感覺在此必然極吻合地被編入想像底幻影中，而使我們必無可能在此種感覺中將真實之物與環繞它的粗俗假象區別開來。此一狀態也顯示一種實際的疾病，因為它預設神經中一種已改變的平衡狀態，而這些神經甚至由於單單以精神方式去感覺的心靈底作用而陷於不自然的運動中。最後，若我們見到一個通靈者同時是個幻想家（至少就他這些幻象底伴隨圖像而言），這完全不足為異。因為在本性上不為人熟知、且與人底肉體狀態中的表象不相容的表象凸顯出來，並且將配置不當的圖像引入外在感覺中。狂亂的妄想和奇特的怪相由此被捏造出來；儘管它們可能有一種真實的精神感應為根據，它們仍在曳長的裙裾中迷感受騙的感覺。^⑮

康德在此把所謂「通靈」解釋成一種因實際的疾病而產生的幻覺，並非因為這種解釋方式比另一種解釋方式（承認通靈者見到真實的對象）在理論上有更大的強制力。因為單就其邏輯可能性而言，這兩種解釋方式實不分軒輊。他在這裡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他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書中所謂的「懷疑法」。這種方法「並非為了對一方或另一方作有利的裁決，而是為了探討：其爭論底對象是否可能只是個假象——每個人都徒然地追逐它，而且縱使它完全無所抵牾，

^⑮“Träume,” S. 340.

他們在它那裡仍無法得到任何東西」^{①⑨}。換言之，當我們運用懷疑法來反駁一項論點時，並不直接否定之，而是提出一項與之針鋒相對、且在理論上同樣可能的論點；其目的並非要證成反面的論點，而是要藉此凸顯出原先的提問方式之不恰當。因為如果在此所討論的對象超乎人類知識底界限，則原先的提問方式必然是基於一項未經批判的前提：人類可以認識這種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正反雙方底論點當然都不會被駁倒，而形成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謂的「背反」(Antinomie)。因此，康德在這裡提出「通靈是因疾病而產生的幻覺」這種解釋，並非他真的要否定精神世界之存在及靈魂之不死，而只是想藉此凸顯出該項前提之不當。讀者之所以常覺得康德在《通靈者之夢》中的論點難以把握，與這種方法之運用大有關係。

在第二部中，康德摘述史威登堡底幻象及他對靈界的描述。康德顯示出這類描述之荒誕實不亞於形上學家底種種思辨性臆想。因此，他在第一部中以病態的幻覺來解釋通靈的觀點似乎也沒有理由不能用在史威登堡身上。是故，康德在評論史威登堡時寫道：「他的故事及其編纂事實上似乎源於狂熱的直觀，且很少使人懷疑：一種錯誤思考的理性之思辨性幻影已促使他虛構這些故事，且用它們來騙人。」^{②⑩}

^{①⑨}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g. Raymund Schmidt (Hamburg 1976), A423f./B451; 參閱A485f./B513f., A507/B535。(A=1781年第一版, B=1787年第二版)

^{②⑩}“Träume,” S. 360.